



秋天的雲

• 2 佳 瑞



秋天的雲

● 王 付 瑞

大 连 出 版 社 · 1989

秋 天 的 云

(报告文学小说集)

王 传 珍 著

*

大连出版社出版发行

(大连市中山区昆明街36号)

大连金州印刷厂印刷

*

字数195千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3 印数1—2200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

责任编辑：秋 思 封面设计：希传

责任校对：王恒田 照片摄影：希传

ISBN7-80555-153-7/I·44

定价：3.20元

权 当 序 言

晓 凡

七、八年前的一个夏天，我陪王蒙、从维熙、湛容、刘心武等几位作家去大连访问，在那里认识了本书作者王传珍同志。

那时他仿佛刚从一所中学调到《海燕》月刊社当编辑，给我的印象是机敏、洒脱、睿智、彬彬有礼，是一位“英俊小生”。其后，我同传珍偶有交往，也多是文字交，很少长谈，彼此了解也不深，但他那“英俊小生”的最初印象，却始终栩栩如生。

在这之后，小说家邓刚和大连文联、《海燕》编辑部的朋友们，都曾多次谈到王传珍，说他是一位很有工作热情、很有艺术眼光的青年编辑，而且能编能写，有社交能力，堪称文学新人。在那时，文学新人这个词儿很有魅力，那分量也

比现在重得多，他理所当然地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大约是1983年的春寒季节，他穿一件铁灰色的呢子大衣，提一件当时很时髦的棕色公事包，从大连来到沈阳，在乱哄哄的南京街找到我家。他为《海燕》编辑部笔会的筹备工作，特地赶来约我代为推荐出席笔会的作家名单。我深知刊物筹办一个消夏笔会多么不容易，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不知求爷爷告奶奶地拜多少个庙门，才能促成这么一件好事；何况作家人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哪怕只请赵、钱、孙、李四作家，有时也会出现赵与钱因一方打呼噜太重不能住同屋，钱和孙因性格不合无法对话，孙与李一个是白天睡觉夜晚写作的夜猫子，一个是一见灯光就休息，天一亮就起来爬格子，彼此都无法容忍对方的习惯。有不少笔会，就因为所请作家搭配不当，到头来不欢而散，无法得到预期的效果，对主人对客人，都是十分尴尬的事。当我说明这层意思之后，传珍爽快地说，正因为如此，他才匆忙到沈阳，请我代提名单，以便《海燕》邀请的作家们都能愉快赴会。于是我提出了一个可供编辑部参考的邀请名单，传珍表示，我的想法跟《海燕》的意见完全一致。他从公事包里取出打印好了的邀请信，一一填上作家的名字，当场写好信封，贴上邮票，即刻付邮。就这样，通常要“研究研究”几个回合，“商量商量”多少天的事，竟在三、五分钟内办完了事。《海燕》编辑部的特使、“英俊小生”王传珍，真就不负最初给我留下的洒脱印象，是个爽快果断、讲求办事效率的人。

从1983年起，我开始留意王传珍同志发表在省内外报刊上的文字，他写报告文学、散文、杂文，也写小说和短评，是个多面手。应当说，他最初的作品未必就有怎样的深度，

但是，他对生活的敏感与热情，他行文抒怀时透出的清新与灵秀，已经兆示他的创作前景。果然，以《秋天的云》为发端，他的报告文学一泻而不可止，几年下来，竟为读者献上了几十万字的纪实性作品。他身为《海燕》的小说编辑，在热腾腾的土地来去奔忙，把组稿和采访这属于两种职务的工作巧妙地溶融成一件事，又能科学地使编辑工作与个人创作同步进行，真不知他是怎样学会应用华罗庚先生的运筹学的。收入本书的《这就是那张硬弓》、《邓刚这个海碰子》《谷建芬，你好》、《吃了“人艺”的一顿“工作午餐”》等篇什，显然都是一个文学编辑的即兴纪实之作。他写小说家，写编辑、导演、演员、作曲家，都写得那么自然、生动、真实，字里行间跃动着炽热的情感。明眼的读者自会发现，这一组篇幅短小的作品是相当精粹、相当出色的，只要一过目，那人物、那场景、氛围、细节甚至连同作者的感情色彩，都会长久地嵌入你的记忆，不断地唤起你的回味与思索，也许这就是所谓的艺术魅力。当今中国文坛，这样鲜活生动的“微型”报告文学太少了，传珍同志如果能写出更多的即兴寄情的短小报告文学作品，必定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当我初读本书目录时，不免想到：单是写大连地区乐团乐队的，就有三篇之多，就字数来说，几乎占了全书的六分之一。同一题材甚至是同一事件和人物，如得胜农民吹奏乐团、程义明和林春阳都曾先后出现在几篇作品中，这些事件、人物会不会给读者重复感使读者产生审美疲劳呢？当我们一页一页读下去，连续读完《请不要忘记她》、《得胜屯交响音画》、《程义明和中国得胜农民吹奏乐团》时，立刻意识到这样的疑虑是杞人忧天。王传珍凭借他对于音乐艺

术的知识积累与理解，凭借他对民众乐团的一片深情，也凭借他富于变化的笔墨，他摆脱了似乎必然坠入的窘境，而使作者的思绪在一片广阔而自由的领地上驰骋。两篇描写得胜乐团的作品，前一篇几乎完全用白描的手法冷静地介绍这个乐团的缘由始末，因事及人，慢慢道来；后一篇则以较大的跳跃节奏，直抒胸臆，让读者从作者脉搏的律动中感知当事人的甘苦与情怀，把人们引入一片全新的情感世界。有位报告文学写作大家曾经说过：报告文学的写作题材就那么明摆明放着，大家都来取用，见仁见智，各显其能，作家们所写作品高低好坏的最终分野，全在各自的知识、见闻、素养和艺术功力。从传珍同志几篇关于音乐、乐团和音乐家的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他在这些方面的准备是比较充分的，不然的话，很难取得今天的成果。

传珍作品取材相当广泛，几乎包容了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从这一点可以看到作者全方位的社交能力。五行八作，上下人等，他都可以与之交谈，录入笔下，形成作品。无论对于一个编辑还是作家，这都是重要的职业素质；一个对事如同隔世，对人如同外星人的人，怕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成为称职的编辑或作家，难怪曹雪芹说“人情练达即文章”了。

我必须说到王传珍同志作品的不足之处。当今世风不正，在各种出版物的序文中，多见溢美之词，少见中恳净言，如此序言，无论于读者于作者，都是失大于得。甚至在一些特别善于为人作序的序文专家的笔下，也常是一味捧场。这样的序文，也许著书者一时高兴，过后终会脸红；而读者很可能由此产生接受障碍和逆反心理。为免除此种反常

效应，我愿以诚相见。

传珍作品的最大不足，在于缺少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宏阔感。在今天，任何一件事和任何一个人，无疑都是属于历史的，也是属于世界的。如果我们的作家在写人叙事时虑及到这一点，他的作品自会更有凝重感，他的人物，也将不仅是读者效法的榜样，而是同行的伙伴。自古道，天下文章事，说来容易作来难。也许这要求难度很大，既然传珍邀我作序，我也就直陈见地，而不介意其他了。

谨以此文权当序言，就教于王传珍同志的忠实读者和关心他的人们。

1989年8月29日写于沈阳

目 录

权当序言.....	晓凡	1
秋天的云.....		1
请不要忘记她.....		18
得胜屯交响音画.....		28
程义明和中国得胜农民吹奏乐团.....		37
祖国和人民将记住你.....		54
谷建芬你好.....		72
看那五彩缤纷的风.....		79
吃了“人艺”的一顿“工作午餐”.....		94
假如道路能够说话.....		97
浜清厂的故事.....		135

目 录

胜利路65号.....	160
这就是那张硬弓.....	177
周葆俭，再扣篮.....	180
请用未来学透视小五队.....	197
邓刚这个“海碰子”.....	221
你不能推委罪责.....	229
我是浪.....	246
河边，那座灯火粲然的小屋.....	258
粲然一笑.....	270
1981年之后（代跋）.....	285

秋 天 的 云

——一个“哑巴”翻译的故事

她的很大一部分魅力，在于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美。当区政府、人大和政协的代表联合视察了这个区办工厂小小的、然而工序繁杂的车间，听完了她的汇报之后，热烈的鼓掌，亲切的握手，以及各种表示赞佩的言语和行为，竟然把她弄得十分窘困了。她红着脸，真真切切地说道：“这些事，不都是我应该做的吗？你们怎么……”

代表们笑了。他们喜爱地端详着这个身材娇小、长得不怎么漂亮的姑娘，都有些奇怪：你身上哪来的这么大力量，做出了这么多、这么好的事呵！近三两年来，这个小福利厂的“哑人之患”曾经闹得市、区民政部门十分挠头，就是公安局拿这些不会说话的刺儿头们有时也毫无办法……她在这

一二年中，不声不响，不显山不露水地在哑人中间做工作。家访百余次，“谈”心上千次，与几十个聋哑人真心实意的交朋友。慢慢地，学雷锋树新风的活动在聋哑青年中开展起来，这家小厂的生产秩序也步上正规……

代表们带着她留给他们的美好而深刻的印象走了。她也带着他们留给她的的问题走在下班回家的路上。

走出车间大门，穿过海港职工的住宅楼群，前边不远就是大木桥了。她的脚步突然迟疑起来，心也怦怦地跳得发慌。这座长约五十多米、宽约两米的木制大桥，高高地横跨在一条不知什么年代形成的旱沟之上，这是她每天上下班的必经之路。她今天是怎么了？摸摸脸，脸热得有点发烫，就象那一次，一群孩子在桥上追她，喊着闹着：“来看哪，就是她——她就是哑巴翻译！”

哑巴翻译，这个说法其实是不准确的，应该叫手语翻译，或者更完整些说，叫聋人手语翻译才对。“手语，是聋哑人的社会交际手段之一，它是由手势和手指字母所表示的词互相结合的、表现方法有了某种改进的手的语言。”这是中国聋人手语改革委员对聋人手语这种特殊人类语言的最新定义。手语既是一种语言，那么，在聋哑人和健全人之间起沟通思想促成社会交际的人，自然就该叫做翻译。当一名翻译，在当今中国是叫青年人多么眼热的职业呀！谁谁是日语翻译，谁谁当了英语翻译，嘿，太棒了！然而她当的这个“翻译”……一个哑巴翻译！

她在大木桥头举步不前，望着远处港湾里渐次亮起的灯火，心头突地一亮，终于明白了：她此刻的脸热心跳，原来是一种羞愧、一种警醒呢——自己当初也鄙视过这些聋哑人

和她自己将要从事的事业啊！

这座大木桥不长，却是这样的牵魂萦怀，她慢慢走过了它，脚下还仿佛是踏在那一块块排列整齐的桥板上……

走过长长的大木桥

她头一回踏上这座大木桥，是一九七八年十月。家里人几次去信去人，把她从乡下催回来，接了妈妈的班。那正是驰名遐迩的辽南苹果收获的季节。她插队的农场在一个空军基地附近，她所在的果树队就在机场旁边。她虽然很少一般女孩子那种浪漫情调，但也常常要望着直冲云天的银燕想想自己的前途。二十刚出头的年龄，正好可以用诗意和理想为自己编织一幅幅动人的未来图景。大连这座美丽的海滨工业城市，有造船、机车、海港等等闻名全国的大厂大家，还有百十个令人眼花缭乱的轻工企业单位，能够回城在这些地方当个工人就是幸福了；当然，如果没有条件回城，一辈子在果园里也不错，花开花落，到秋来果实累累，劳动的意义是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一年四季心里会觉得挺充实。可是，她必须回城了，回城接妈妈的班——到这家又破又小的福利厂去糊纸袋、做纸盒，整天和一些聋哑人，有残疾的人在一块儿干活，干有些健全人也许看都不屑一看的活！

那天早晨，她一望见这座大木桥，离老远就停下了脚步，一些跛脚瘸腿的人在桥上绊绊磕磕、蹒跚地走着，有三两个聋哑青年你推我搡地踏上桥板，手忙脚乱地比划着，间或发出噢噢嗷嗷的叫声。她觉得心往下陡地一沉，快要沉到那高高的大木桥下面的深深的旱谷里了！从今后就要同这些人朝夕相伴了，要一辈子和他们在一

睛，听任双腿木然地踏着桥板，一步一步迟缓而沉重地向前迈。忽然，有一只温软的小手轻轻扶住她拎手提包的那只手，叫了声“阿姨”。她睁开眼睛一看，见是一个生得白白嫩嫩的小姑娘关切而又奇怪地看着她，小姑娘指着桥下的深沟朝她比划起来，一边比划一边说：“不用怕，我领你走……”这小姑娘竟把她也当成哑巴了！她心里顿时冰冷得紧缩了一下，可是紧接着，大概是那只温软的小手抚热了她的心吧，她有点感动，又有点羞愧。她默默地随着这个好心的小姑娘走过了大木桥。

人一辈子可能要过好多好多的桥，过各式各样的桥，因为人生的道路很长很长。逢山开路，遇河搭桥，人类才前进，文明才发展。一个人的进步也大抵如此吧。然而有谁能想象得到，她第一次走过她人生路上这座令她那么难过的大木桥，竟然是靠了这么一个不曾相识的、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小姑娘的指引！

“你连这个小姑娘都不如吗？”她和小姑娘分手时这样自责自问着。

同情心和责任感，算不算是我们古老民族传统的精神文明在普通人身上的具体体现呢？这是值得我们认真地想一想的问题。

在这个总共不到九十个人的车间里，聋哑人差不多就占了一半，总得有健全人跟他们在一起吧，不然，他们的工作、生活都会相当不便的。我们这样的社会，还能把这些人扔了不管吗？现在，命运既然安排你到这里来，也就只有义不容辞了。

可是，当不少同学从乡下被抽调回城、分配了好工作的

消息陆续传来时，她的心便不能不为所动了。她怕碰见熟人，她尽量不想让人们知道她是在这样一个厂里工作。

可是命运又似乎偏偏和她作对，没过多久，她非但不能悄默默地在这里当个工人，反而要给这些到处惹人注目的聋哑人去当一名什么“翻译”了！

那是在这年多雪的寒冷的冬天。又一批聋哑人被分配到这个厂，车间里顿时更加热闹起来。本来就有些聋哑人整天围着火炉“喊”冷“叫”冻地不想干活，现在更添新彩了，新工人和老工人的纠纷，聋哑人和健全人和其它别的残人的矛盾……每天都有一大堆一大堆为这样那样的小事而引起的麻烦，纠缠不清，排解不了，仿佛一团团乱麻，叫你解不开。这些失去了人类正常交谈能力的年轻人，你跟他们“说”不通、“讲”不明，他们似乎也根本“听”不进你的任何道理。车间被他们闹得差不多无法生产了。上级民政和行政等部门对他们的困难也略知一二，并不十分看重他们的盈亏，但这毕竟是个生产单位呀，长此下去可怎么得了！而且更令人忧虑的是：打架斗殴、盗窃、赌博这类问题在厂内外也时有发生，市内各厂的劣迹青年你来我往，拉帮结伙地到处滋事，附近居民委经常有人找上门来告状，市、区公安部门来访、调查、拘传接连不断……

市有关方面决定从各民政福利部门抽调一批青年，短期集中，突击学习聋人手语，以利做好哑人的帮教转化工作。

叫谁去呢？健全人青年大多不安心在这里工作，对这件事反映冷淡。这可不是推荐上外国语学院。青年们都很敏感，他们知道，一旦“沾”上了，这辈子算别想离开这些不会说话、只能“阿巴、阿巴”地瞎比划的人了！

讨论来研究去，厂里决定让她去学习。车间领导说，这个青年心眼好，有同情心，又很负责，找她谈一下吧……

不知怎么，她居然答应了，虽然她心中极不情愿、充满了矛盾。这大概也是她的纯真的天性所决定的：人家是看重你、信赖你才这么定下来的，你还忸怩什么、拿把什么？再说，总得有人去啊！

可是这一夜她辗转转怎么也睡不好了。她和妈妈睡一炕，老妈妈几次醒来看她有什么心事，她都不说。妈妈早年守寡，为孩子们受累一辈子，她不愿意叫妈妈再为自己不顺心的事多操心。天傍亮时，刚刚一朦胧，她就仿佛又走上了大木桥。一个小伙子拨开人群直奔她快步走来，开始还朝她比划着打手势，到她跟前，忽然哈哈大笑起来，一只手指着她，几乎指到她的鼻尖上了，“哈哈，哑巴翻译！什么‘翻译’你自己也是个哑巴！”她又惊又恼，冲那小伙子回了一句“哑巴也是人！”便迈开脚步跑起来。她跑得气喘吁吁，脚下象踩着棉花团团，老觉得踩不实、使不上劲……呵，这不成了电影上的慢镜头吗？……桥板上杂杂沓沓的脚步声……哄笑声……她跑得精疲力竭了，大声喊着：“你们别撵啦，我不干了！”……真的不能干这个“哑巴翻译”，丢人现眼，将来怕连对象都难找。她羞愧懊恼得哭起来……

妈妈把她推醒了，用手轻轻地擦去她流到腮边的泪水。“你怎么了？病了，还是累着了？是不是倒弄大纸滚子出过头力了？”

她坐起来，对妈妈摇摇头，为让妈妈放心，她似乎还笑了笑。奇怪，梦醒之后，她倒觉得心里松快了、踏实了，想想刚才梦中的事，她反而有点不好意思。二十好几的人了，

怎么还要小性子！管他哑巴姑娘还是哑巴翻译的，没有什么了不得，哑巴也是人！

关键的问题，是个“心”呵

从这个早晨开始，她要在盲哑学校脱产学习二十天。二十天后考试结业，回厂走马上任当“翻译”。

开学第一课，老师说明了教学目的、要求和注意事项。这位任课老师姓张，是一位不到四十岁的女同志。当她阐述了手势语的优点之后，又强调了这种语言使用中的种种弊端。这时，她发现二十几个学员的眼神里，时而反映出焦虑和不安，时而又表现出急躁和担忧，有几双眼睛还闪闪烁烁地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懊悔……张老师沉静地环视这二十几双眼睛，笑着说：“其实呵，什么事情都一样，用比学难——这恐怕也是个规律吧！这，大家先不用想得太多了；重要的，倒是先要有点同情心和责任感——这是能不能干好我们这一行的关键！”

她听着张老师的话，牢牢地记下了。特别是那句关于同情心和责任感的话，竟那么自然而然地一下子叫她记起在大木桥上扶过她的那只温软的小手！

这二十天的学习真要把这批未来的“翻译”累得焦头烂额了。基本字母手势学过之后，接着便是一天一小考，三天一大考。老师写字，要你打手语；老师用快速、复杂的动作打手语，要求你马上给译出来；给你一篇短文，你得当众用很短的时间打手语翻译过来……已经有好几个人中途告退了。

她顽强地坚持着。